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一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使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椁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 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 強而後可 強嬖奚乃肯行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 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 掌主

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恥羞比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爲從

横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謂大丈夫○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相諛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

周霄問曰古之君

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器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彊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

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故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奢泰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仕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之通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祿以食

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可食乎曰否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

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然其害此餉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冨也爲一夫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從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残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玄黃謂諸侯執玄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残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彊侵紂之彊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伐殺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擧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喩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未由也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

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喩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楚衆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

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号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

○公孫丒問

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輙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瞯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瞯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拜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

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故直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於邪也〇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關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然於邪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此爲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〇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且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説所亂故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埤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崖故曰洚水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之民人下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説暴行又作園

園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處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詐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衆也田疇不墾故禽獸衆多謂羿桀之時也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

君

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横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横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卑君

父之義而以横議於世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

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
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
矣說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
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
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敢承此說已見
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
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險詖
之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章指云夫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蹎周公抑志仲尼皇皇墨突不
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
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

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臣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絶粮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自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飮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飮泉極廉矣

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臣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臣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

萬鍾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禄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

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已仲子也頻顣不悦曰安用是鶃鶃者爲乎鶃鶃鵝鳴之聲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屨纑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

諸巨擘也

孟子卷第六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乃古之明目者蓋以爲黄帝時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豪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能天下至巧亦猶須

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心

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目力續以四者方員平直可得而知審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

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

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爲之事使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爲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爲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爲賊其君也○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因由先王禮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

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戯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謂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治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殷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指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
之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
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
己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
詩
已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
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恒常也人
之常語也
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
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天下之本在國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
諸侯無以爲本治

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
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
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孟子曰爲政不
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
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
者但不使巨室
罪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
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慕
思
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
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
以滿溢於四海之内○章指言天下傾心思
慕嚮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

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命教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下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

詩云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詩大雅文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違仁而無敵也○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濯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喩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已見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愼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

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獱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敺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蔵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喩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士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

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責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章指言

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野爭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

之至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奄其惡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為之哉○章指其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

也孟子告髠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何也髠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

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以手援天下

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

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

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

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

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

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

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讁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可有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樂正子從於子

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恩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孟子數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人貴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章指言學優

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置窮處餔啜
沈滑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

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〇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氏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孟子卷第七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豐鎬也地之相去也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涉渡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輙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illegible]人孟子不取也

○孟子告齊

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君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風諭宜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

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章指

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章指言貴廉賤耻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人之有惡惡人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章指言好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不欲其已甚泰過也○章指言語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果能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

當大事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

得之也○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

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開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無本之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孟子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内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絶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絶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録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世俗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章指言周公能思三

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恨不得學於大聖也○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軌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孟子

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爲於惡也○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庾曰僕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

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養凶獲患是以子濯濟難夷羿以賤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爲善也○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

人絜服供事上帝明當脩節惟義爲常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言天下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戻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栁爲桮棬非杞栁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虛空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爲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歳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旨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

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言謟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

物皆流而金石獨止○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爲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鄕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横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

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顔子與之易地）

（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郷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戸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郷鄰同郷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喩禹稷走赴郷人非其事顔子所以閉戸而高枕也○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槩顔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顔色喜悦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惰解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陥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夫

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母子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

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意以爲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爲不可與言○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盍何不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寓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

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宜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言齊王之不達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也爲妻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

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卒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耻之甚焉

孟子卷第八

110X
306
5